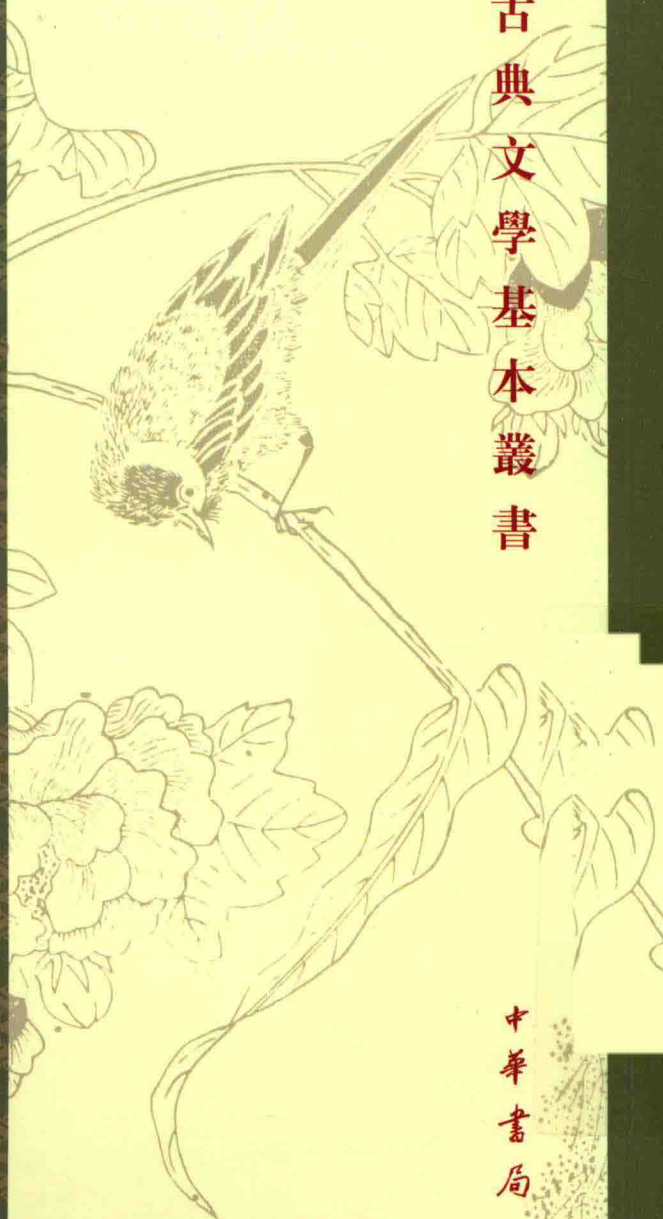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轍集

第四冊

中華書局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
轍
集

第四冊

陳宏天
高秀芳
點校

樂城應詔集

樂城應詔集目錄

卷一

進論五首

夏論……………一三四三

商論……………一三四四

周論……………一三四六

六國論……………一三四七

秦論……………一三四八

卷二

進論五首

漢論……………一三五〇

三國論……………一三五二

卷三

進論五首

晉論……………一三五三

七代論……………一三五四

隋論……………一三五六

唐論……………一三五八

五代論……………一三六〇

周公論……………一三六一

老聘論上……………一三六四

老聘論下……………一三六五

卷四

進論五首

禮論……………一六八

易論……………一七〇

書論……………一七一

詩論……………一七三

春秋論……………一七四

卷五

進論五首

燕趙論……………一七六

蜀論……………一七七

北狄論……………一七八

西戎論……………一八〇

西南夷論……………一八一

卷六

進策五道

君術……………一八三

卷七

進策五道

臣事上……………一九三

卷八

進策五道

臣事下……………一九四

卷九

進策五道

民政上……………一九五

卷十

進策五道

民政下……………一九七

卷十一

試論八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一三三八

劉愷丁鴻孰賢論……………一三三九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一三四一

形勢不如德論……………一三四二

禮以養人爲本論……………一三四三

既醉備五福論……………一三四四

史官助賞罰論……………一三四六

刑賞忠厚之至論……………一三四七

卷十二

策一道

御試制策……………一三四九

樂城應詔集卷一

進論五首

夏論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於天下，不求夫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天下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邪？

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與其臣，武王不以與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

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一」何者？啟足以爲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蓋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

昔者嘗聞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爲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二」取琴而鼓之，其樂衍衍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聖人之行，豈求勝夫天下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

〔一〕「予」，宋刻大字本及原本均作「而愚」，據三蘇文集本改。

〔二〕以上原缺二十字，其中「子夏」二字不缺，據三蘇文集本補。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宜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而反不如。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也。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疑焉而不知其故也？

蓋常以爲周公之治天下，務爲文章繁縟之禮，以和柔馴擾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

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而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之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

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竊常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于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已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常不能久。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蓋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奮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也。故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奪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於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周論

《傳》云：「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商周。蓋嘗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

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有所不寧於其心。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而飯土墀，啜土羹，土階三尺，茆茨而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而其精布於天下，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以爲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簋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茆，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後稻粱，先大羹而後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

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之際，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於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葬而不爲之禮，「一」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一」「葬」，原作「祭」，據宋刻大字本改。

六國論

愚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

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

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一」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間其隙，以取其國，「三」可不悲哉！

「一」「場」，原作「場」，據宋刻大字本改。

「三」「間」，三蘇全集本作「伺」。

秦論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艾豪傑，歷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一」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

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戍之

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三〕}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二〕}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彊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爲子孫之謀，^{〔四〕}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

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爲國，亦已惑矣。

〔一〕「起」，三蘇文集本作「取」。

〔三〕「乘」，原作「棄」，據宋刻大字本改。

〔三〕「驅」，原作「馳」，據宋刻大字本改。

〔四〕「以」，原作「第」，據宋刻大字本改。

樂城應詔集卷二

進論五首

漢論

古之聖人，制爲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爲如此也？

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爲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翦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惴惴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爲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爲無事乎其臣，臣以爲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惴惴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爲天下之畏

我，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狙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爲變哉？

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俯首而奉其所爲。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爲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亡漢之王莽也。〔一〕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爲帝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爲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爲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爲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爲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囂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也。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一〕「亡」，原作「無」，據宋刻大字本改。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

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

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邪。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

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就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而拒之，使之失其所以求，遂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敗矣。〔一〕

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者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

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一」「敗」，三蘇文集本作「傲」。

晉論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馭，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勤勞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嘗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邪？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

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